



百年仰韶：黄土塬上的人间温度

□柴锦玉

雨丝落在窗外，一抬眼，我猝然撞见105年前黄土塬上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孔。

10月17日清晨，渑池微雨，原野浸在湿漉漉的雾气里。2026年仰韶文化系列活动启幕，百年考古纪念馆开园。我踏雨走入仰韶文化博物馆，瑞典仰韶文物数字化回归成果展在此盛大呈现。一进展厅，200余幅黑白旧照次第铺陈眼前，目光就此深深停驻。1921年仰韶村的窑洞阡陌、布衣乡民、塬上烟火，越过百年风尘，缓缓扑面而来。

历史动人的底色，不只在于冰冷的器物遗存，更在于生生不息的 人间。有些光影，穿越百年风尘，依旧温热如初。

华夏文明浩荡数千载，多数远古留存，只余陶片、土层与遗址，静默无言。在众多远古遗址中，仰韶尤得时光格外垂顾。105年前，豫西渑池黄土塬上，风过沟壑，日照窑檐，一群质朴的乡土儿女，被镜头郑重记录，为中国考古留存下一份原生、可视、可共情的黄土乡村生命样本。它让遥远的史前文明，挣脱冰冷的纪年和宏大叙事，借百年乡民的面孔，拥有了真实的眉眼、明朗的笑意与鲜活的生命气息。

缓步展厅，直面这些静静伫立的百年影像，与105年前的黄土村落静默对望。

柔光漫落，200余幅旧照有序铺展。旧时光独有的颗粒质感，朴素、厚重、安然。无玻璃展柜阻隔，无时空屏

障疏离，百年塬野、古貌初心，尽数铺展眼前。咫尺之外，是今时新貌，盛世安宁；光影之上，是百年乡野、人间日常。一瞬凝眸，时空折叠，古今默然相逢。

1921年，瑞典地质学家、考古学家安特生踏遍黄河沟壑，驻足仰韶厚土。一铲黄土，几片彩陶，唤醒深埋地下的史前文明，让黄河流域璀璨的新石器文化走向世界，也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百年序章。

世人惊艳于地层的厚重、彩陶的斑斓、遗址的悠远。而安特生看见的，不只是静态的文明遗存，更是土地的生机、人间的烟火、文脉的不息。

他在《黄土的儿女》中这样写道：“黄土高原的居民，自远古以来，就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生息。他们与史前先民共享同一块土地，承袭着相同的土地、气候与生存方式，一脉相承。”

黄土不语，滋养千年。山河更迭，岁月变迁，土地的温厚依旧，苍生向阳的韧性依旧，华夏文明扎根乡土的根脉，从未断绝。

秋风穿廊，古意入心。愈观旧影，愈感这份百年记录无可替代的稀缺与厚重。它填补了中华文明叙事最温柔的空白——让遥远先民的气质与乡土风骨，借1921年乡民的生动模样，变得真实可触、温情可感。

民国早年的中国，系统性的乡土影像极为稀缺。旧时镜头多聚焦权贵风物，广袤乡野、底层苍生，长期是影像史中沉默的留白。1921年的仰韶村，恰被科学与时光双重眷顾，留存下

极为珍贵的乡土纪实影像。这些影像不加雕饰、不俯不仰，实现了考古探索与人间记录的同步留存：器物证文明之悠远，影像证文明之“活着”。

让我长久驻足的，是窑洞前那个双手叉腰的少女。粗布棉袄，绑腿裹足，脚边推着秋收的干果。面对陌生镜头，她毫无局促，眉眼弯弯，笑得坦荡热烈。村头旷野之上，四位乡民笑意赤诚；青年敞衣大笑，长者举手示意，孩童挎篮嬉笑，情态鲜活，元气安然。

镜头始终保持平视姿态，少修饰，少渲染、不偏倚。它忠实记录烟火日常，定格院落田间的寻常百态。窑洞之下，妇人稚子安然静坐，温润从容；黄土院落，乡民晒收果实，土墙、木梯、筐篮，秋收有序。画面之中，少见阴郁困顿，更多流露的是黄土大地养育的生灵，历经岁月磨砺而成的明亮与坦荡。这些无名苍生，以本真的生命姿态，定格了百年乡土中国的真实样貌，也守住了华夏文明最朴素、最深沉的根。

安特生曾感慨：“今日生活在这里的农民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依然延续着远古先民流传下来的传统。”

由此，这组影像早已超越普通纪实价值，成为黄土文明不朽的精神标本。古陶撑起文明的高度，人像赋予文明的温度；地层镌刻岁月的厚度，眉眼延续文脉的灵魂。山河巨变，岁月翻新，仰韶构筑起独有的古今双证文明体系：地下是7000至

5000年前的史前文明积淀，地上是百年乡众生生不息的生活延续。文物证史，光影传情，让“中华文明绵延不绝”不再是抽象论断，而是可看、可感、可共情的真实文脉。

同一片塬梁，同一方厚土。远古先民筑屋制陶、垦荒耕耘，点亮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璀璨曙光；后世乡人守土安居、薪火相传，延续着历经岁月而不改的乡土风骨。

文明不只是冰冷的馆藏、抽象的 纪年。文明是土地的岁岁滋养，是人间的代代接续，是民族血脉不息的生长与坚守。

百年倏忽，塬梁新生。旧窑古陌、旧日晨昏早已融入时代变迁。所幸这组跨越重洋的影像，历经百年风尘，较为完整地留存着1921年仰韶乡土的纯粹本真面貌。依托中瑞文明互鉴之缘，200余幅影像跨海归乡，以数字化全新姿态重回故土。这是影像的归途，更是文脉的归位。

彩陶无言，见证文明悠远；光影有声，诉说人间鲜活。同一片黄土台塬，同一种水土禀赋，同一条文明脉络，从远古绵延至今，从未断流。

雨落古今，光影重逢。

我们惯于在土层陶片间仰望文明的磅礴，而此刻满厅百年旧影铺展，让我们看见：文明不只存于宏大史诗，更在一代代人踏土而生、心怀温热、眉目明朗的“活着”。

我久久凝视这些百年容颜，山河苍苍，岁月有声。

周公岛上的蝉鸣

□塬上草

在没有蝉鸣的日子里，我常常想起周公岛。

那一夜，新雨到清晨方歇。乳色的雾纱在静静地舒展、舒展，淹没了层层叠叠的树，树在雾中浓淡淡淡着，仿如水墨画一般似有似无。

这时蝉还没有醒过来，几声鸟鸣搅动了小岛上凝滞的空气，几滴晶莹的露珠从树叶上滑落，与地面草叶上的水珠合为一体，倏地不见了。尽管我已经小心翼翼了，还是惊起了一两只小鸟。鸟儿的身影遁入林中，再也寻它不到。

晨雾渐次散去，树木现出原形。远处城市的楼群影影绰绰，仿佛胶片在显影池中慢慢浮现出来，清晰起来。

岛上出现第一声蝉鸣，是在晨光铺满大地的当儿。不知哪棵树上，一个悠扬的声音开启了整个岛上蝉鸣的开关……两声，三声，如海边的浪，似山中的风，一浪一浪，一阵一阵，岛上的空气开始颤动，晨光伴着这声音，在树林里流淌。蝉儿起始只是独唱，然后由独唱变为小合唱，然后由小合唱汇聚成大合唱。从太阳跃上远处的楼顶，到距离楼顶一杆高，小岛上就完成了由独唱到大合唱的全部过程。

太阳越爬越高，小岛上的蝉鸣一浪高过一浪。这里的每棵树，每根枝条，每片叶子，地上的每棵小草，脚下的每寸土地，都在这此起彼伏的声浪里亢奋起来。蝉鸣如千万根银针，刺着我的耳膜，耳孔里灌满了密集的无

休止的音符。直到午后，这声音没有丝毫减弱的意思，而且增强了不少。

在周公岛上，蝉鸣淹没了近处车流的轰鸣，以及远处城市的喧嚣，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，一处纯天然可以放飞身心的去处。在这里，可以疗愈你被城市灼伤的心，还可以放松你被生活拖累的身体。

我在这里踽踽独行，寻寻觅觅。我把自己当成一只蝉，好想放开喉咙，吼上几声子。暑气包裹着这个小岛。气温的热烈似乎鼓励着蝉的勇气，这声音就越发地浓了、稠了、烈了，在阳光的炙烤下，浓稠得化也化不开，烈得叫人有些醉醉的。

夕阳染红了西边天际，也给小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。斜阳穿透树林，一束束金色的光芒定格在林间。天色向晚，周公岛上游人如织，而亢亢的、激昂的蝉鸣似乎比早晨更密集。

城市的万家灯火渐次亮起来的时候，岛上也亮起了一盏盏路灯。蝉的晚间的大合唱还在继续，它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歌者，从早到晚都在歌唱，仿佛在跟时间赛跑，直到全城的人都睡去。

是啊，蝉在人间的时日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它们将完成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，生命于它们而言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，而这带给我的快乐和愉悦却是长久的，直达心灵深处的。

秋渐深，蝉鸣已无，但我仍常常想起周公岛上的蝉鸣。



秋风寄远

□闫小叶

秋风渐凉，重阳已过。这个本用来怀远思亲的日子，于我而言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怅然。父亲离开了，但关于他的很多记忆却依旧鲜活。

父亲年轻时身披戎装、卫国戍边，军营淬炼出他刚毅果敢的性子，这份担当，也融进他往后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还记得幼时的一个深夜，家里闯进一个窃贼。夜色里，我和姐姐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危急关头，父亲冲上前将其按倒在沙发上。作为女儿，那一刻看父亲高大伟岸的背影，很自豪他就是我们家的大英雄。

整理父亲遗物，翻出了他当年服役时的工作笔记。翻开纸页，字迹工整利落，表格线条规整，手绘配图也清晰直观。字里行间，都是他对待工作细致严谨、一丝不苟的模样。字如其人，笔笔郑重，这份认真，早已深深刻进他的骨子里。可记忆里生活中的父亲，对家中琐事向来很少挂心，性情大大咧咧，和笔记里那个严谨到近乎执拗的人判若两人。原来作为女儿，我对父亲的了解，只不过是片面而已。许多他藏起来的品格与过往，迟至今日，才慢慢呈现在我眼前。

有些细碎的日常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仍是叫人鼻尖发酸。我曾给他做过一碗面，不过只是我看到盆里有面团，便笨拙地擀出来，可他吃得格外欢喜，还问我面团是怎么揉的。那是妈妈揉面剩下来的发面头，一碗独一无二的发面面条，对他而言，是女儿的心意，藏不住满心的欣慰与满足。

小时候我很挑食，家里香喷喷的猪肉饺子，我一口都不愿吃。父亲也曾气得扬起手，可看着我瘦弱的样子，终究狠不下心，只无奈叹息。转头却又悄悄给我买零食，他的道理很简单，只求我不受饥挨饿，健康成长。谁能想到，那个无肉不欢、饭量很大，吃

饭总是酣畅淋漓，家里剩饭都包圆的人，后来一场意外生病后渐渐吃不下东西。小时候，是他端着饭碗，跟在我身后哄我吃饭；命运翻转，变成我捧着碗守在病床边，急切恳求：“爸，再张嘴吃一口吧。”我多想替他承受病痛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望着他一天天消瘦衰弱，我才真切懂得：当年他劝我吃饭，怕的是我挨饿；后来我求他进食，怕的是失去他。

7年相伴，久到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，却又短到来不及好好说再见。无数个日夜悉心照料，终究还是没能留住他。翻看旧照片，再看见从前那个神采奕奕、笑得爽朗的父亲，让我瞬间破防。明明照片里的模样还那样鲜活，仿佛那段时光就停留在昨天，那个让人心里踏实、浑身透着精气神的人，却永远离开了。从前总以为日子还很长，能一直拥有这份安稳，一场病痛，就把一切都带走了。隔着时光望着他的笑容，心里千言万语，最后只剩下一句：爸，我好想您。那些他给予我的温暖与底气，从来都没有消失，会一直留在我的生命里。想念的时候，就多看看这些照片吧，他一定也在牵挂着我们。

父亲离去的这些日子里，很多时候我还恍惚，望向他的房间他的床，下意识喊一声爸，才惊觉再也得不到那熟悉的回应。最让人痛心的，不是送别那一刻的崩溃，而是往后生活里，触景生情，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，漫上来的阵阵难过与思念。

几次前去祭拜，总有蜜蜂环绕在旁。我情感相信，那是父亲，换了一种无声的方式，依旧默默陪伴着我们。

岁月依旧，只是再也望不见那个护我长大的身影。父亲一身军人的铮铮风骨，还有藏在烟火里的温润父爱，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。

出市区往南上坡便是陕原。

上次到塬上，是春三月，麦子还没起身，和家人到塬上挖野菜。

再来塬上已是深秋。刚进入塬上的陈宋坡，一处院墙上“把论文写在大地上”，让我若有所思。接下来的所见是满目的丰收景象。路两旁，大片的玉米地，处处奏着丰收的序曲。近看，株株玉米精神抖擞，挺拔直立，唯有揣在腰间的玉米包褪去了青涩，泛着灿烂的金黄，伸手剥开一层层外衣的玉米棒，正在开怀大笑，满口金牙在阳光下透明闪亮。远处，一望无际的玉米被秋风一吹，个个摇头晃脑，还夹杂着由近到远的“沙沙”声，仿佛告诉我它们在经历了春天的破土，夏天的成长，熬到秋天成熟的欢笑声。

从每一株饱满的玉米穗里，不难看出其中还收藏着农人春天耕地、施肥、播种、间苗，夏日顶着烈日挥汗追肥、锄草的辛劳和付出。同时，还向人们展示它们从嫩弱小苗到腰别玉米大棒的过程，在这漫长日子里，所经历的精耕细作和风吹日晒，到终成正果。

看到丰收成熟的玉米，仿佛闻到母亲玉米糁子饭的香味。小时候，母亲一大早劈柴挑水，烧火做饭。母亲把水烧开，糁子下锅，放上适当的食用碱，经过一个多小时大火、中火转小火的精神熬制，一锅黄亮稠黏的糁子饭让满屋飘香。看似简单的玉米糁子饭，老人家能做出许多花样：为了糁子饭在熬制中增色增味，清明时节，人们到山上采野菜——葛兰叶，做饭时放进锅里，黄绿分明，色香味美；过了端午，土豆出地，煮饭时切些土豆块放锅里，不但增加了营养，也增加了黏度和口感，吃起来更有趣；秋天，在豆角、红薯、蔓菁的陪衬下，糁子饭愈发得色香味俱全；冬天的糁子饭虽然缺少了绿意，但有晒干的红薯干作陪，那甜甜的味道一样让人回味儿。

玉米糁子饭除了春夏秋冬时令菜的搭配调制，还有四季都可以做的美味——红豆糁子饭。与常规糁子饭稍有区别的是先在凉水锅里放适量的小豆(红小豆、白小豆、洋小豆、豇豆、花生豆)，加适量食用碱，大火烧开，经过几次加水、扬水，豆和水越来越红时，糁子下锅，熬煮一个小时左右，红红黏黏的红豆糁子饭成了精品之作，一年四季，男女老少都爱吃。

还有一种吃法，是人们在煮馍时将算上煮馍，算下煮红豆汤，煮红豆汤的糁子要比常规糁子粗，把大豆、红豆、洋小豆与少量粗糁子一同放凉水锅，加适量食用碱，大火烧开，将算子搭在锅上蒸馍，经过四五十分钟的蒸馏，蒸馍和红豆糁子汤同时做好。那时候，粮食不够吃，为了节省而压缩食材，由稠饭变稀饭。针对当时细粮面食少，还有一个新吃法，就是糁子饭里煮面片，老家叫做“鱼钻沙”，把糁子形容成沙，把面片比作鱼，粗细搭配，作为偶尔改善生活的一种新花样。在那时，无论是红豆糁子饭还是蒸馍带红豆汤，以及“鱼钻沙”都不是常吃的。

在陕原，成长的农作物不只是大片的玉米，还有谷子、向日葵、红高粱、大豆、瓜果蔬菜……

当玉米以高调姿态在多情的秋季示美时，邻地的一片谷子，齐刷刷站在地里用另一种低调和内敛的姿势：集体弯着腰，低着头，对着阳光向大地感恩致谢和对岁月的敬意。

看到谷子如此庄重，不禁想起老家的端午糍包。

在南方，端午节吃粽子，而老家卢氏有吃糍包的习俗。老家山大沟深，地少又薄，农作物产量低，生产队分的粮食吃到过年都接济不上，“青黄不接”的年后，靠借粮和公社救济的红薯度日。当时尽管再难，爷爷和父亲都要在每年谷雨，利用饭前饭后的空余时间在山坡根、河岸、路边刨块小片地，哪怕是桌子大的地方，都要精心撒上谷子，施肥、间苗、锄草，掐谷穗、脱粒。那时粮食是用斗升计算，爷爷和父亲忙活一年才能收5升谷米，为的是一家人端午节有糍包吃。因山里不产大米和糯米，只产少量谷子，巧的是山上生长着一种榭树，叶大而绿，成熟期刚好是端午节，就用榭叶包成谷米糍包代替糯米粽子，成了端午节的美食。

每当端午节来临，母亲忙着上山采榭叶、晒谷子、碾米，脱皮后掺上小豆、花生豆、大枣、板栗，用凉水泡在大盆里，接着把榭叶放开水煮一下进行清洗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吃过晌午饭，母亲把榭叶、麻皮、水桶、铲子准备停当，开始包糍包，她拿几片榭叶头对头错着摊开，舀上泡泛的谷米不停地包，包好一捆放进水桶。包完了，在大锅里盛上水，锅底垫几根木棍，架上包好的糍包用大火煮，一般从下午四五点煮到半夜。第二天早上，锅盖一揭，满屋的糍包香。成了一家人除了过年，唯一的节日美食。

塬上的秋，是实在的。几天后，又来到塬上，玉米已经进了农家，在院子堆成山，挂在树上成了金灿灿的玉米树，满塬都是粮食香。老人坐在玉米堆前晒着太阳，女人们扎着堆聚在一起拉家常。他们知道，等忙完这个秋收，又该播种小麦了。但塬上的秋，已经把一年的希望都收到家了，也收进了人们心里。

秋收，收的不只是粮食，收的是四季的勤恳，是岁月的安稳，也是农人坚守的初心，更是普通人脚踏实地、向阳而生的希望。一穗玉米，一粒谷子，一寸良田，一季丰收，便是人间最踏实的幸福。

原来，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，而在眼前——在脚下的大地上。



诗路花语

蒹葭——天鹅之语

□马平

一

是谁 唤我的名字
划过沉寂的湖
雪落无声
惊起春风浩荡
次第醒来的灯
绽放玫瑰般的火焰
是谁的羽扇纶巾
掠起绿意葱茏的大地
是谁的翩跹舞姿
掠过苍穹与远山
是谁的幽幽清音
唤起梦中的相思
是谁于明月之巅
点燃倾世的绝唱
是谁循着前世的印记
踏雪而来
是谁走过千山万水
只为那一泓清泉
是谁于红尘中披一袭雪白
惊鸿一瞥
抖落光阴晶莹
是谁于千万人之中
叩响惊心动魄的旋律

二

自你走后
万物萧瑟
我到波光粼粼中寻你
每一帧倒影
都有你的笑声
我到白莲遮迤的蓝天中寻你
每一枚云朵都仿若你的音容
我到形销骨立的残荷中寻你
淡淡的涟漪写满岁月的记忆
我到蓊蓊郁郁的苍翠中寻你
草尖上的颤抖
可是你浅浅的呢喃
我到花朵灿烂的原野寻你
每一株摇曳的花蕊
可是你渐行渐远的足迹
我在远方的小径上寻你
那伸向远方的路
只有闪烁着星光的晨曦
我到深黑的暗夜里寻你
那渐渐隐去的月色
洒下秋日迷蒙的细雨